

薛海翔



一个

女大学生的日记

一个 女大学生 的日记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个女大学生的日记

薛海翔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125 插页0 字数24万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00

统一书号: 10110·501 定价: 2.20元

目 录

啊，生活的浪花

——一个女大学生的日记.....	(1)
旷野.....	(91)
普外第一病室.....	(159)

海的约会.....	(229)
锋.....	(242)
青春的回响.....	(262)
火把.....	(271)
追日.....	(296)
一号、二号和三号.....	(305)
纪念日.....	(327)
豪雨.....	(345)
心理学考试.....	(365)

致 朋 友

——代跋.....	(385)
-----------	-------

啊，生活的浪花

——一个女大学生的日记

“一条长长的路，从脚下延伸出去，它将带着我，走向明天。不管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明天，却总是要到来的。”

——写在艰难的跋涉中

×月×日 星期日

一场茶杯里的风波过去了，剩下的唯一感觉是：我显得有些可笑，或者干脆有点可怜。

这还是我卧室写字桌玻璃板下的那张剧照引起来的。就是那张《大众电影》的封底——灰姑娘与王子接吻的剧照。凭良心讲，我并不喜欢这个故事，灰姑娘的幸福，只系在王子的降尊纡贵的垂爱上，这太可怜了。但是，那封对剧照劈头打棍子的读者来信的蛮横口吻，竟然使我产生了一种“对着干”的跃跃欲试的冲动。也许是它触动了我意识深处的一根神经，这根神经，总是在悄悄地接受着日夜压抑着我的那种氛围的讯号，它促使我把剧照裁下来，

放到玻璃板下。放给谁看？不知道，反正不是我自己。因为，我不喜欢灰姑娘的可怜的神情。其实能进我卧室看到这张剧照的人，谁也不会感到有什么挑战的味道，我好像是在同风车作战。

前天，干完这件事时，我自己觉得挺滑稽，不象个二十四岁的姑娘、中文系的二年级女生干的事儿，倒象个任性的小学三年级的少先队员，春游时，捕不到蝴蝶，就气得躲在假山后不出来。

此刻，我倒宁愿我只是滑稽地同风车作战，白白赌了一场气，可是，潜意识中的那根神经，这一次还是既灵敏又正确。

吃过晚饭，裴平来了。他还那样，尽管是厂组织科的大干事，可穿的倒是一件整洁的茄克式蓝工作服，领口得体地敞开，露出洁白的衬领，束腰和袖口规规矩矩地扣着，既潇洒又严谨。哟，他要是偷看了这一段日记，准得大大骄傲一番。可是——别得意得太早了，接下去的事，才充分显示你的水平呢！

他漫不经心地几乎是无意地看到了玻璃板下的剧照，把话题一拨，轻巧地转到这上面来了，就象我在东北兵团时看到的最熟练的车老板赶车，轻轻一摆缰绳，三套高头大马，就照样乖乖上辙。

“小莉，”他用平淡的语调开始了，“你喜欢它？”他用手指摩擦着玻璃板，发出“咕咕”的声音。

“不喜欢，放它干啥？”那根神经“卜”地跳了一下。

“哦？”他不相信地眯了一下眼睛，接着便显出了他的绝顶聪明，“你是同那封读者来信赌气。”他自信看穿了我，高兴得笑了起来。

“我有那闲工夫！”我又气又恼：他怎么会一下子就把我捅个透心凉的？

“当然，来信的极左偏激口气，是叫人不能接受，不过，”他顿了一下，观察着我的反应，“这种镜头，同我们的民族习惯也确实有抵触。”

哈，我差一点笑出声来。有抵触？你忘了你第一次向我表白心迹时，在公园的长凳上就……，星期六我从学校回来，我们哪次不象他俩那样？

他大概从我脸上看出了什么，尴尬了零点一秒：“唔，你……你还在上学，你的同学、老师要是来看了，会留下什么印象？他们也许嘴里不说，可心里总不会没想法，你将来还要毕业，还要分配……，就是为了长远的需要，也该把个人的喜好克制一下嘛。”啊，搞政工的人，非得有这么远大的目光不可。我盯着他那满脸关切的神情，直想冲他，可是，没容我想出话来，他已经从他的黑拎包里掏出一张画片，自作主张地揭起玻璃板，拿出了剧照，把画片放了进去，那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他放正了画，盖上了玻璃板，高兴地撑着桌沿，说：“你瞧，多好，这是一张世界名画，粉碎‘四人帮’后，又恢复了定评，政治上保险，艺术上高尚；再说，你看她的微笑，多微妙啊，谁也捉摸不透，这才是生活的艺术。”

我气极了，一股火儿直朝脑门上冲。你有什么权利，

剥夺我个人的喜好？做得这么从容不迫，有条有理，就象整理出一叠旧报纸，准备送到废品站去。我还不是你的老婆哪！

爸爸进来了，一眼看到蜷缩在桌角上的剧照，“啾啾”地笑了起来：“还是小裴行啊，要依我，这种剧照都该没收。小裴不同意，会做工作，象个干部的样子。”啊，我不在家时裴平来过了，而且同爸爸商量过了。他朝爸爸笑着，一脸完成任务后的谦逊的喜色。他摘下红卫兵袖章进工厂已十来年了，由一个普通青工，入党、提干，进入政工部门，这谦逊的神态就是他的篷帆吧。

他们是一心一意想把我塞进一个框子里去，这个框子是这么明确，又这么结实。我忽然感到十分疲倦，浑身乏力，一点“挑战”的表示也不剩了，大概还笑了一下。我是笑为了一纸剧照大可不必如此兴师动众。他们一定把我的笑理解成我认错了。随他们怎样想好了。

裴平临走时，我送他出门。在黑暗的门道里，他不“抵触”了，照例吻了我，热情地颤声说：“小莉，我是真心真意为你好，只要你愿意，我什么都肯干，相信我，我永远……不会伤害你。”

回到卧室，耳边还响着“不会伤害你”的低语，我差点哭了，心底里的痛楚终于涌了出来，我把剧照揉成一团，扔了。

算啦，小莉，这不过是有谁跺了一脚，桌上茶杯里的水晃荡了一下，即刻又恢复了平静而已，你就好生在茶杯里泡下去吧。

×月×日 星期一

今天回校，同寝室的忻桂枝，乘着宿舍没人的工夫，讲了她昨天相亲的结果，要我帮她参谋一下。她是我们宿舍的老大姐，二十八岁了，长着一双靠得挺近的圆眼睛，眼角上的鱼尾纹，不笑的时候也隐约可见，脸色白里泛黄，皮肤也有些粗糙了。按理说，在她这个年纪上，找对象已经是社会允许，甚至应当为之出力的了。但是，她是在校生，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太公开张扬，就不够少女味了。她还是很害羞，只跟我一人讲，还叮嘱我千万保密。大概因为我有五年东北农村生活经验，又有两年城市工龄，算是见过世面的；爸爸又是本大学的党委副书记，通一点几天；而且，她晓得我已有对象。一个月前，她拖住我，神秘地“吃吃”直笑，好半天才弄清，前一天她看见我同一个男的手拉手在马路上走。我坦然地告诉她，那是我的对象，她竟红着脸说我：“你真老得出来。”一点也不掩饰羡慕的神情。就凭这几条，比她小四岁的我，就成了她恋爱上的高级顾问了。

“在介绍人家里见的面。外相还可以，就是有点傲气。”忻桂枝的口气，叫人听不出是夸赞还是不满。

“噢，条件怎么样？”天晓得，我怎么也会用这种谈生意的口吻发问的，也许，这样可以同她靠得更近些（也许是同“他”更近些）。不过，既然是介绍的，摊开条件谈，也是天经地义的，大家都这样，何必与众不同？

“父亲早去世了，就一个母亲，是个退休的小学教师。他呀，说不定你还见过，是计算机系的进修生。”

“从哪里来的？”我要出色地完成顾问的任务，决不放过一个疑点。人家那么信任我呢。

“甘肃，”她禁不住咂了一下嘴唇，“不过介绍人事前同我说过，他母亲一人在本埠，他业务又好，进修完了能留下；他早先就是从这里下乡到西北的。”

“哎，这可太玄了。”我诚心诚意地提醒她。

“没关系，再有大半年，他就结业了。那时，不行的话，也来得及。”她并不缺乏深谋远虑，“留下来，就是大学教师了。”

“对，先谈起来再说吧。”我赞同道。

“嘭！”门被撞开了，同宿舍的女高音夏蕾，象一只蝴蝶飞了进来，我转身朝窗外，想起还有一个问题，纹丝不动地问：“多大？”

“三十一。”忻桂枝心照不宣地回答。

就这样，我们象两个斤斤计较的老太婆，在自由市场上，同一个要价颇为可疑的农民讲定了一笔生意。夏蕾尖着嗓子问：“什么三十一？”

“袜子。”我哈哈笑着，朝忻大姐扮了个鬼脸。

末尾这句玩世不恭的话，大概会刺痛忻桂枝。可是，我不是有意要伤她，我是对自己不满——我的俗不可耐，而且是甘心情愿的。狠着心，把青春时代最美好的情感，冷静地浸在漂着铜锈的冰水里，没有羞涩，没有激动，没有憧憬，把这一切看作是毫无价值的可羞的孩子气。我仿

佛在迎合什么人，迎合谁呢？忻桂枝？不，对她，对她给予我的信任，我倒应当感谢哩。

呵，窗外，夜空多么迷人。黑天鹅绒般的天幕上，缀着银钉般的星星，又高又远，深不可测，仿佛是一个深深的遥远的梦。

从那深处，恍惚飘来了我在小学课本里读过的一首儿歌：“青石板，石板青，青石板上钉银钉，每到夜晚亮晶晶。”灿烂的星空，怎样点缀了童年神奇的梦境啊！

是的，它太遥远了，又是个梦，那么，就在世俗的土地上，站稳你的脚跟吧。

×月×日 星期二

忻桂枝气坏了，五官都朝下垂挂着，薄薄的脸皮上挂了厚厚一层霜。她一生气，就特别显老，而她似乎不知道这一点，因为生气的时候是不会照镜子的，别人又不便告诉她。她常常生气。不过，这一次理由特别充足，第一次约会，男的——就是那位宝贝进修生就失约了，压根儿没露面。

“我是准时到公园门口的，一点点架子也不搭，我想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嘛，不该有那种俗套，故意迟到一会儿，”忻桂枝一到教室外的花坛后，就气乎乎地说开了，

“可是，整整过了半小时，他人影子没见，我一个人竖在公园门口，成了展览品，人来人往，谁都瞟上一眼，还有几个小流氓不三不四地瞎说……”她气得说不下去了。

“真是好事多磨，”我觉得我好象也有了责任，“不会出什么事吧？”

“会有什么事？搭架子！他做得很，我上次就看出来了，有啥了不起的，找介绍人说去，不谈就不谈，犯得着这样？”

如果那位宝贝进修生真是在耍手腕，占上风抢主动的话，这下可就栽大跟斗了。忻桂枝最碰不得的地方，就是礼节上的尊重和规矩。这也难怪，她中学毕业，正赶上“一片红”，她硬顶着不下乡，不管家门口工宣队的锣鼓怎么敲。这在革命口号叫得震天响，“左”得出奇的当时，毫无疑问是会受到舆论歧视的。后来，她又进了更受歧视的糊鞋帮的里弄生产组。她被抛在青春生活的大潮外面，冷寂地同一群家庭妇女混了好多年。深深的自卑，使她对一切歧视格外敏感，同时，又激发起一种锋利得象剃刀一样的自尊，几乎是下意识地时刻监视着与她交往的一切礼数。虽然她是寝室里的老大姐，可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让着她。连男生中最厉害的刻薄嘴、古汉语课代表宫胖子，也不得不在一次斗嘴中败下阵来。那次他无意中（也许是有意的）说：“开小组讨论会，就该象生产组老阿姨上班，七嘴八舌，东家长西家短，别闲坐着。”忻桂枝一绷脸，脱口而出：“生产组也是人。”突如其来，全场哑然。从此，以说话刻毒没遮拦而出名的宫胖子，在她面前也学会了管束自己的舌头。现在那位可怜的进修生，真有好瞧的了。

不过，话说回来，忻桂枝并不坏，虽然锋利，但从不

主动出击伤害别人，只要不伤着她，自然相安无事。黯淡的岁月，没有青春光彩的生活，给她留下了浓重的阴影，眼见得青年时代就这样逝去了，幼时的憧憬，应有的欢乐，一次也没有兑现过。谁能知道，她没有在深夜痛哭过几百次？她在每一次回击后，不会陷进更浓的阴影之中去？

我又想到了自己。

今天的现代文学课，老师布置了期中考试题目：评论《暴风骤雨》，角度自选。题目够宽的，于是大家一窝蜂拥进图书馆，有关的参考资料，刹时间劫掠一空。我懒得凑热闹，不如再看一遍原著，然后凭感受写自己的话。可是，我没想到自己变得如此多愁善感，周立波的东北风土描写，竟把我带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东北。广袤无垠的冰雪大平原，雄浑肃穆的原始大森林，壮丽辉煌的日出，神秘莫测的沼泽，在十五岁的我的眼里，构成了多么奇特的北疆风光。因为爸爸被打倒，使我早早就离开家投身社会。可是，在崭新的恢宏的大自然里，我被一种献身于伟大事业的神圣感整个地融化了，我从心底里相信，我同我们这一代人一起，正站在解放全人类的战斗的最前沿，历史，正在我们手中创造，而未来，就是我们理想的实现。一天三餐难以下咽的粗粮。十几小时的体力活，反而使我们殉道般的生活增添了诗意。

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多么遥远又多么幼稚啊！它以油画浓烈笔触开始，却以漫画的戏谑线条结束。历史和我们都被嘲弄了。可是，每当听到有人用嘲讽鄙夷的口吻来

评价这一类往事以显示自己的体察深刻时，我却会感到钻心的刺痛，我们只能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生活，不可能对历史条件进行事先的选择，我们已经遭受了太多的不公平，为什么还要自我否定？

唉，这又是我的可怕的两重性格的反映，它无所不在，毫不留情地分裂着我，使我得不到片刻的安宁。

×月×日 星期三

真相大白，今天出版的校刊《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专栏里，报道了计算机系进修生曲辛为维护社会治安勇斗歹徒光荣负伤的消息。忻桂枝笑了。原来，曲辛就是她那个失约的男友。她拍着报纸，说了一通“憋大，公安局都管不过来，他逞什么能”之后，决定去医院探望。在自尊心没有受到侵害的时候，她确实是个很善良的女人。现在，她一定要拉上我作陪伴。因为，据说第一次就一个人去，未免有点“那个”。路上，权衡了得失之后，还买了一篓桔子，“人家受了伤嘛”，她解释说，而我呢，天晓得怎么在她的圈子里越陷越深。

这确实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他左肩被刺了一刀，头上还缠着一圈纱布，即使在病房里，那失血苍白的脸上，两只黑黑的眼睛竟还是有着一一种傲慢的色彩。他向忻桂枝连连道歉，却反而显得居高临下。忻桂枝的聪明竟也有限，居然很高兴。对于站在一边的我，他只是客气地点了点头。如果不是记忆的帷幕，同时在我们之间拉开的话，

我估计他不会再朝我多看一眼。天下之大，无巧不有，小说中的巧遇，巧合，显然是有生活依据的。比如，这位曲辛，我们就见过，并且交过手。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境遇呵！

那年，探亲后回东北，在沈阳转车出站时，正遇上一伙工人纠察队设卡检查旅客，不知为什么，注意上了我的一只大旅行袋，一定要打开看看。我的心一下子凉了，里面装的全是“禁书”啊。包打开了，最上面的一本书被抽了出来，一个年轻的纠察队员，皱着眉念出了书名：“《匹克威克外传》。嗯，这个匹克威克外是什么人，值得给他树碑立传？”

毫无准备的我，呆住了。纠察队员的手又伸向了旅行包，里头全是我家劫后余存的宝贝啊！是我的枯燥、单调的生活中最后的慰藉。而且，谁都知道在那种年月一旦被抄，就不仅仅是书被没收的问题了。

这时，身后旅客队伍里传来了一个十分凑趣奉迎的声音：“哦，这位匹克威克外同志，是巴黎公社的一名著名战士。”

我回头一看，就是他，一脸正经得无懈可击的笑容。此刻，他指着纠察队员掏出的第二本书，继续热情洋溢的介绍：“这《爱因斯坦》，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的表弟，都是斯字辈上的。”我差一点笑出声来，不紧张了，顿时也灵活了起来。浮在面上的第三本书，正好是《马克思传》，我说：“对对，下面这本书，就谈到这位表弟，这些书，是我们单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辅导

材料。”

化险为夷，出了站，清风拂在脸上，我才感到额上沁出了一层汗星星，他一脸怜悯地说：“小姑娘，这同坐在电影院里，看地下工作者巧过封锁线，可是两码事了吧？”他那居高临下的派头，把我一肚子感谢之意全压没了，连“谢谢”两字也吐不出口。我拎起旅行袋，朝候车室走去，他似乎顿了一下，也转身走开了。

就是他，因为他朝我开口了：“哦，那位斯字辈的表弟怎么样了？今年是他的百年纪念啊！”谢谢他给了我回击的机会，我脱口而出：“你好，匹克威克外同志，摇身一变，成唐·吉珂德了。”

忻桂枝堕入了五里云雾之中。

不过，即使是重逢，也没有增加我对他的好印象，正如忻桂枝说的，他挺傲。不过，好象也不全是傲，是过于自信吧。盲目的过度自信的人，有时竟象一只公鸡。

哈哈，他做梦也想不到，他只不过是帮着忻桂枝从自由市场上挑来的一只公鸡。

坎坷的生活，使我早就脱离了用自己的尺度去要求别人的幼稚时期。黑格尔老人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可是，我还是要对别人作出自己的评价。又是两重性格在作祟。

人，总得有自己的看法呀，不管那会使别人怎么不愉快。

×月×日 星期五

雨，下个不停，空气湿得能捏出水来，整个世界都被泡溺在一片无休无止的“沙沙”雨声中。我极力要躲避要摆脱的无聊和空虚感，又象这雨丝织成的大网一样，严严实实地罩住了我。忻桂枝同“公鸡”的交往日密，开始时不自信的谦恭已无影无踪了；夏蕾成了院学生会文工团的歌星，甚至在盥洗室里也引吭高歌；官胖子终于因结识了著名的古汉语专家马教授而显得踌躇满志……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点上，煞费苦心，竭尽全力，在小小的利益上迸发大大的欢乐和大大的苦恼，难道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可是，我自己就好些吗？在生活的河流上，我感到困顿，乏力，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前些日子，帮着忻桂枝瞎咋呼，我心里很清楚，只不过是驱散一下心中积压得愈来愈多的郁闷。结果呢，瞎咋呼不过是瞎咋呼，而积郁却是真正有份量的。再不，就在茶杯里掀一点风浪，以无聊对无聊。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我走到了这一步，是一连串事故的必然结果。它是合理的，但是，它的意义呢？我要的正是生活的意义！

×月×日

今天，收到了一封匿名信。